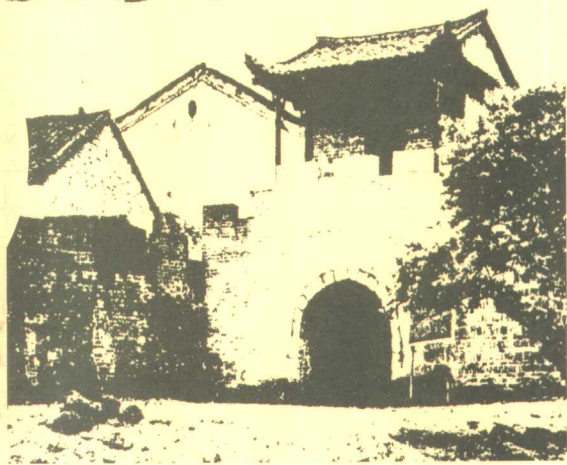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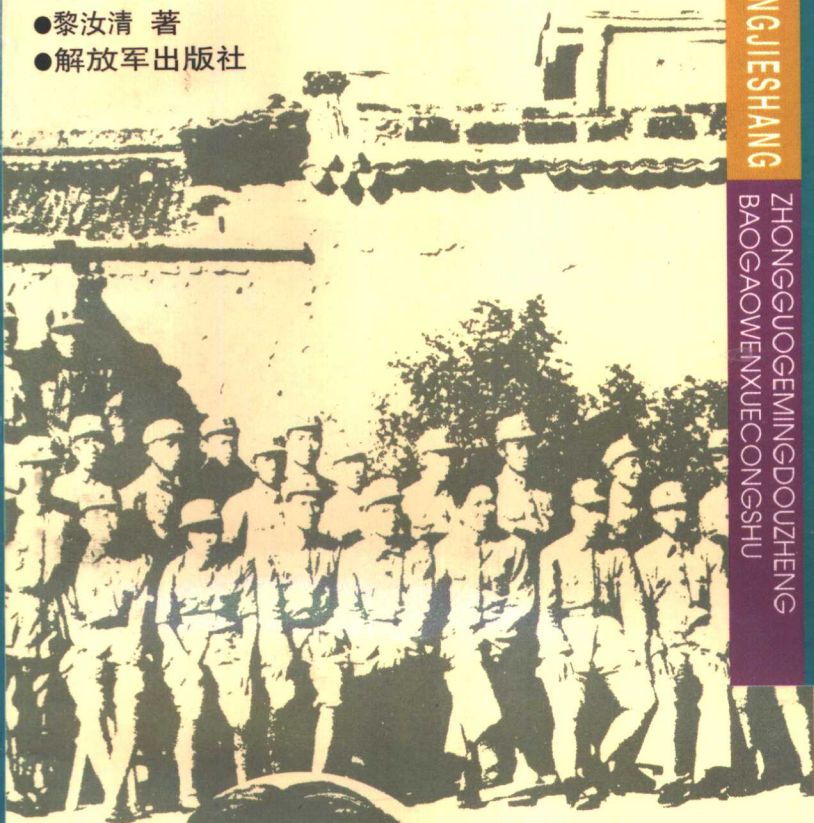


- 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
- 井冈山斗争卷
- 黄洋界上
- 黎汝清 著
- 解放军出版社

HUANGYANGJIESHANG

ZHONGGUO GEMING DOUZHENG
BAOGAOWENXUE CONGSHU

黄洋界上



黄洋界上

井冈山斗争卷

解放军出版社



京新登字 1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洋界上/黎汝清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7

(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井冈山斗争卷)

ISBN 7-5065-3374-X

I. 黄… II. 黎…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黄洋界上 黎汝清 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 3 号/邮编 100035)

泰能照排中心排版

北京市门头沟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5 字数: 360 千字

版次: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1998 年 1 月 (北京) 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1000 定价: 20.00 元 (平)

ISBN 7-5065-3374-X/I·385

(如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调换)

目 录

第 1 卷 引兵井冈

- 小 引 [3]
 - 第 1 章 三湾之夜 [6]
 - 第 2 章 退路之争 [14]
 - 第 3 章 接连发生的意外 [31]
 - 第 4 章 文家市转兵 [39]
 - 第 5 章 卢德铭之死 [49]
 - 第 6 章 释兵权 [60]
 - 第 7 章 新军队 [68]
-

第 2 卷 古城之夜

- 第 8 章 陈慕平夤夜谈井冈 [85]
- 第 9 章 草莽英雄 [96]

- 第 10 章 袁文才其人 [108]
第 11 章 大仓谈判 [121]
-

第 3 卷 多事之秋

- 第 12 章 家宴 [137]
第 13 章 贺子珍 [147]
第 14 章 茅坪安家 [155]
第 15 章 大汾遭伏 [164]
第 16 章 正名 [174]
第 17 章 茨坪演兵 [187]
第 18 章 叛变 [204]
-

第 4 卷 会师前后

- 第 19 章 湘南来客 [221]
第 20 章 尹道一之死 [234]

- 第 21 章 新城之战 [243]
第 22 章 迟到的惩处 [253]
第 23 章 湘南悲歌 [267]
第 24 章 两军会师 [286]
第 25 章 三占永新 [298]
-

第 5 卷 8 月失败

- 第 26 章 在塘边 [319]
第 27 章 迫走湘南 [332]
第 28 章 王尔琢之死 [351]
第 29 章 黄洋界上炮声隆 [360]
第 30 章 大捷与潜忧 [371]
-

第 6 卷 围魏救赵

- 第 31 章 中央来信 [387]

- 第 32 章 红 5 军挺进井冈山 [397]
第 33 章 “联席会议” [407]
第 34 章 激战井冈山 [416]
-

第 7 卷 岁岁重阳

- 第 35 章 祸起 [429]
第 36 章 永新事发 [439]
第 37 章 星星之火 [445]
第 38 章 红旗重扬井冈山 [452]
-

后 记 [457]

第 1 卷

引 兵 井 冈



小 引

1965年5月22日，井冈山。毛泽东在阔别38年之后突然重访旧地，给人一种非同寻常之感。

一个微雨初霁的早晨，毛泽东身着浅灰色中山装，神态凝重、步履舒缓地在宾馆前洁净如洗的大道上漫步。他立即感受到了大森林纯净清新的气息和饱含着青枝新叶的芳甜。

5月，井冈山的佳丽之季——万山耸峙，林涛飒飒，郁郁葱葱，山花烂漫，禾苗青青，气候宜人。

这是38年前的茨坪吗？

那些掩映在红花绿树丛中的亭台楼阁和鳞次栉比的居民住房，都以崭新的面貌向中国第一块革命根据地的缔造者展现出充满生机欣欣向荣的景象。

这位推动历史的巨人抚今忆昔，游目骋怀，顿生壮志豪情。

在这里，毛泽东曾写过两首诗，第一首侧重于回忆过去——

念奴娇·井冈山

一九六五年五月

参天万木，千百里，飞上南天奇岳。故地重来何
所见，多了楼台亭阁。五井碑前，黄洋界上，车子

飞如跃。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

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这首诗当时没有公开发表，直到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诗词选》，才根据作者手稿公之于世。第二首则是侧重于展望未来。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一九六五年五月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井冈山斗争在毛泽东漫长的革命实践中是短暂的。从1927年9月29日进驻永新县三湾村，到1929年1月14日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满打满算也不过一年零三个半月。但这却是一段博大、沉雄、深厚、浓烈的历史。“犹记当年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毛泽东的心灵在这里激起强烈的感应。无尽的历史风云翻滚着迎面涌来，犹如惊涛击岸，过去、现在和未来交融在一起。

毛泽东凝神远望，目光越过黄洋界、步云山、茅坪、古城，落到三湾村的枫树坪上。在他的想象中，枫树坪还是1927年9月29日的那个枫树坪——秋风萧瑟，落叶纷飞，冷雨寒霜，6000人的起义军几经挫折到达枫树坪时，连伤病员在内已不足千人了。军心涣散，情绪低沉，接连受挫的阴影像浓重的乌云积压在这支尚没有经

过锻炼而几经绝望的部队的头上……

只有那伟岸的百年老樟和高低错落的红枫在历经风摧霜打之后反而生意盎然，犹如一团不熄的火焰腾腾燃烧。这是一种象征，也是一种启迪。毛泽东以顽强的意志、杰出的胆略、非凡的智慧，把岌岌可危的失败之师引向胜利之途，用他的巨手翻开了中国革命新的篇章。

第1章 三湾之夜

1

1927年9月29日(农历九月初四),一场绵绵秋雨使这支接连失利的秋收起义部队陷入饥寒交迫之中。他们情绪低沉、蓬头垢面,抬着90多名伤病员,在沿途地主武装的不断袭扰下,沿着湘赣边界的九龙山麓的崎岖小道,向一个名叫“三湾”的小山村开进。

此时,不管是连遭挫败的起义部队,还是沿途惊慌万状的山民,谁也不会想到这个仅有51户人家的小山村,从这一天起注定名扬天下彪炳青史。

那一天的下午4时,云开雨止。零落的枪声打破了山林的幽静。在田间劳作的山民们循着枪声望去,猛然间愣住了——一支穿着杂色服装的队伍向他们开来。这支队伍从林间蜿蜒而出,看不到尽头。

他们先是惊极而呆,而后醒悟到大祸即将临头,大呼小叫着向村中奔跑,顺手抄起家中的细软,带上食粮,牵牛赶羊,向丛林茂密的山间奔逃,只留下少数老弱病残死守家门,绝望地等待着一场浩劫来临。

这支部队没有立即进村,而是在村头的枫树坪上集结。

身材伟岸长发分披的毛泽东拄着一根竹杖在勤务员龙开富的

扶持下，一跛一跛地走到场坪东边的一块磐石上坐下来。他的本来清澈明亮的眼睛里布满血丝。他向乱纷纷的队伍望了一眼，脸上立即呈现出疲倦、沉郁和焦灼的神色。他非常清楚：这支部队已经到了濒临绝境的危急关头。

这时，他看到团长苏先骏一脸怒气，对着一个蹲在地上的士兵抽了一鞭，恶声恶气地训斥着。毛泽东听不清他在嚷什么。他转头看到师长余洒渡从灰青马上跳下来，苏先骏急急地奔跑几步向师长报告，也许是在解释着什么，从他烦躁的动作上可以看得出他的冲动和焦虑。

毛泽东由于右脚肿胀疼痛得厉害，不想去过问这些事情。他又看到师部副官杨立三匆匆跑过去向余洒渡报告。余洒渡转身向毛泽东望了一眼，却不过来打一声招呼，便带着两名警卫员向三湾村的钟家祠堂走去。

苏先骏却沉思了一下，向毛泽东走来。

2

第3团团长苏先骏以标准的军人姿态走到毛泽东面前，以谦恭之态向前委书记报告：“毛委员，部队已经整理好了，请你讲话！”

毛泽东动了动身子，由于脚疼，他没有站起来：“今天部队已经很疲倦了，应该及早休息、吃饭、宿营，我今天也没有什么可讲了……刚才你为什么打那个士兵？”

“不是士兵，是7连的一个班长。他的那个班全跑光了，我怀疑是他怂恿的。”

“为什么这样认为？”

“他们全都是平江义勇队的，他们不愿意到这荒山野岭里当土匪，宁肯回到家乡去办农会，这个班长竟然没有制止。”

“这个班长为什么没有走？”

“因为他是共产党员。”

“这个例子很好，一个党员应该起到巩固部队的作用，但他没有做到，责任在我们。……另外还出了什么问题？我听说你们团派一个排去追杀逃兵。在芦溪遭受袭击后，我不是宣布不准追杀逃兵不准打骂战士吗？”

“毛委员，你不是军人，可你应该知道，不追杀逃兵就难以制止逃亡，”苏先骏心绪恶劣地抗辩说，“不打骂士兵就无法做到令行禁止。”

“恰恰相反，我当过兵。在辛亥革命爆发那一年，我和几个同学参加湖南新军 25 混成协 50 标第 1 营左队，当了半年的列兵。新军虽然名为‘新’，其实仍是旧军，所以我对旧军队里那套打骂士兵的做法深恶痛绝。你要知道，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不能有军阀作风。”

“要改造一支部队可不那么容易。”苏先骏说，“就说昨天晚上 7 连连长勾结司务长携款潜逃，据我所知，自从我们起义以来，至少发生过三次这样的事。我们起义之初四个团共计 5900 人，现在可好，剩下不到一个零头了。余师长也说过，真正的战斗伤亡不过 1000 人，大部分是溃散的。”

“这就是说，你对农民武装不抱信心。”毛泽东温和地笑笑，“是这样吗？”

“毛委员，也许你对我的见解有些误会。但目前，部队建制混乱、军心不稳、情绪低落、纪律松弛，这是事实。责任在谁？出路何在？”

“的确如此，目前部队存在的问题也许比你说的还要严重，所以我决定今天晚上 9 点钟开一个前敌委员会，研究一下这些问题。这支部队到了必须加以改编加以改造的时候了！”

“改造部队？”苏先骏用毫不掩饰的怀疑声调说，“改造什么？向哪里改造？”

“改造成一支前所未有的共产党领导的新型的军队。”

苏先骏笑笑，依然谦恭地向毛泽东敬礼告辞。

毛泽东盯视着这个握有实际兵权的团长的背影。

在毛泽东看来，苏先骏是个比余洒渡还要危险的人物。自从文家市发生激烈的争议之后，已经有许多事情证明他在阳奉阴违。起义部队在芦溪遭受敌人伏击，造成总指挥卢德铭牺牲的巨大损失，显然是他有意漠视毛泽东的提醒的结果。那时，毛泽东曾愤怒地斥责过他的失职。苏先骏表面上接受了批评，骨子里却酝酿着深刻的憎恨和反叛。

毛泽东也深知，如果不是总指挥卢德铭和副师长余贲民的支持，在文家市前敌委员会会议后，余洒渡和苏先骏很可能不服从他的指挥而把部队拉走。

那个时候，毛泽东穿着农民的服装来到这支部队里。这些从北伐战场上下来的旧军官并未把毛泽东当作“领袖”看待。

苏先骏的身影渐渐远去。毛泽东很清楚，师长余洒渡和团长苏先骏目前是这支部队的直接指挥者，作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只能通过他们才能实施指挥。他也深知，这两个人不但反对他所说的要“改造这支部队”，就是对把部队开到井冈山来他们也耿耿于怀。

和这两个握有实际兵权的人闹翻是危险的。但是，一种必须和这些人分手的强烈预感却早已萦绕在毛泽东的心头：除了撤销他们的职务、剥夺他们的兵权之外，别无选择！毛泽东的这个决心也许在文家市的前委会议上已经萌生了。当在芦溪遭受袭击、总指挥卢德铭牺牲之后，这个决心就更加明确更加坚定了——不管冒多大的风险！

毛泽东，这个被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称之为“对任何事情从不持中立或被动态度”的人，绝不会因某种风险而退缩，他准备接受命运的挑战。

在中国做了近25年访问和研究的美国学者、《毛泽东传》的作者罗斯·特里尔说毛泽东是“可以同时思考六件事情”的人。此时的毛泽东坐在三湾枫树坪磐石上，不能不考虑到中共中央和中共

湖南省委的态度：他，一个由湖南省委委任的指挥秋收暴动的前敌委员会书记，有没有权力独断独行？秋收起义已经失败，连这个前敌委员会的存在和施行职能的合法性都是个问题，何况其他？

在浏阳县文家市的前敌委员会会议上，不管余洒渡、苏先骏的内心动机是什么，但他们说出来的理由却是合乎组织原则的——在文家市会师时，起义部队还有 2000 多人，余洒渡提议继续进攻长沙的意见被否决后，苏先骏又提出请示省委之后再决定部队的去向，余洒渡立即表示赞成。

毛泽东和余洒渡全都明白，如果请示省委或中央，在当时以夺取中心城市为革命中心任务的思想指导下，不管作出进攻长沙还是暂不进攻长沙的指示，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绝不会同意起义部队开到井冈山来。

罗斯·特里尔对毛泽东当时的心境有这样的推断：“毛自己肯定也是心存疑虑。尽管他被革除党内一切职务的消息在三个月后才传到，但他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来。党中央又偷偷地搬回了上海，就像一群蚂蚁被蜂蜜所诱惑，他们似乎忘记了险恶的环境。光是来自上海的非难就足以使毛烦恼不已，更令他无法忍受的是，就连他自己创建的湖南共产党也在诋毁他。”

这个推断是否准确暂且不论，但他确实写出了当时毛泽东极端困难的处境。

想到目前部队的处境和面临的种种斗争，毛泽东点燃了一枝烟。

夕阳含山，彩霞飘荡在西部天空。毛泽东对山林、山村有着特别的喜爱。此时正是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深秋。面对如火的红枫，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杜牧《山行》中那些脍炙人口的诗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但是，浪漫的诗情压不倒他沉郁的心境，一种莫名的惆怅涌上心头。

西天的晚霞红得令人震撼，毛泽东想起了总指挥卢德铭那沾满血迹的胸膛。